

貨櫃回家了 藝術家與藝術空間



■2008年，MIA利用西九海旁的空地舉辦了藝術貨櫃計劃。

藝術與生活有何關係？在五月芸芸藝術展中，城市的藝術氣氛一下子熱熾起來，但說到底都是小圈子裡的人



■藝術貨櫃計劃召集人鄧凝姿。 伍麗微攝

興奮，公眾參與度則有待加強。藝術與生活的關係若即若離，早於六年前，一群藝術家已就相關話題進行一次大規模的公共藝術創作，他們利用貨櫃公司捐出的三十多個空貨櫃策劃了「藝術貨櫃計劃」（Art Container Project），在空貨櫃上面創作、繪畫，完成後開放予公眾參觀，貨櫃亦隨之開展其「旅程」，散落在世界不同的角落。值得一提的是，當年的展出場地正正是今日舉辦西九大戲棚、自由野的西九海濱長廊，算是第一個利用此地舉辦公共藝術活動的組織。

今天，貨櫃回來了，是時候回溯這些年的公共藝術歷程。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伍麗微



■訪問當日，一眾藝術家聚在小小的辦公室裡，興奮地討論着未來的計劃。 伍麗微攝



■當年的藝術貨櫃計劃只對外開放兩個周末，但也吸引不少市民前往觀賞。

藝術貨櫃計劃由鄧凝姿召集，以「純粹獨立藝術家群」（Mere Independent Artist，簡稱MIA）的名義主辦，並邀請38個藝術家為37個空貨櫃換上「新衣」，當中不乏大家熟悉的藝術家，如林東鵬、何兆基、甘志強、智海、又一山人等，以形式、空間、參與人數來說，都很強大，而參觀人數也不能小覷。「2008年，西九是比較冷門的地方，那時又曬又熱，但當時人流不錯，觀眾也以悠閒的心情來看，畢竟當時很少有這種大規模的展覽場地。」鄧凝姿笑說。可惜的是，當時開放予公眾的時間只有兩個周末，很多人來不及欣賞。

隨着貨櫃出海，流向世界各地，藝術貨櫃計劃的第一階段已經完成。之後，主辦方以「美麗旅程，美麗世界」為題，以網絡追蹤貨櫃，光影作坊亦同步紀錄貨櫃的腳印，同時MIA亦與不同的團體合作，跟進藝術貨櫃及其所帶來的影響。六年過去，計劃邁入最終階段，飄洋過海的貨櫃回來了，主辦方策劃了兩個展覽，分別為文獻展及藝術展，配合「何去？尋找香港藝術發展的角度」論壇，為這段美麗的貨櫃旅程畫上句號。

反思藝術與社區

在有限的資源下，藝術貨櫃計劃的成功除了有效推廣本地藝術外，亦彰顯了民間組織的視野與組織能力。MIA是一個自資的純藝術團體，在偶然的機會下，得到亞洲集裝箱租賃有限公司捐出的貨櫃，鄧凝姿說，「我們當時聯絡很多藝術家，攝影、雕塑、繪畫、裝置、漫畫各種媒介都有，有些人沒有時間去做，最後大家花了一個多星期去準備，我們甚至找人拍攝、紀錄整個過程。」在開放予公眾的兩個周末，他們又聯繫了學校，找來中小學生擔任藝術大使，負責導賞、講解。在整個籌備的過程中，幾乎完全由藝術家一手一腳做起，包括申請場地、找贊助等。政府只是隔岸觀火，「也不能這樣說，政府也提供了場地，如果沒有民政事務局出來說：我支持，地政署也不會批地給我們做。」鄧凝姿解釋，「香港沒試過搞這些，政府未必夠膽俾資源去做，有心想發展的人很難做下去。」

完全down to the earth，這也是視藝界眾人「難得齊心、難得團結」的一次合作，也促使大家思考藝術與觀眾的關係。「藝術家與觀眾的身份應該對等，計劃有效地告訴大家，可以一起參與，一起將民間技術推向藝術領域。」另一召集人鄧凝梅不無感歎。

之前，相信沒有人會將貨櫃與藝術並排放置，而這次偶然性的結合也讓人正視貨櫃這個行業。曾經貨櫃業是本地非常重要的行業，上年爆出的碼頭工潮事件卻正正顯示了行業後勁不繼，慢慢式微的狀態。當初之所以會做這個計劃，鄧凝姿也是考慮到貨櫃業的發展狀況，除了向大家展示本地藝術力量的同時，也是一個契機讓大家反思、回應貨櫃這個本地人絕不陌生的行業的前景。

暫建在地貨櫃空間

鄧凝梅笑言：「貨櫃去到印度，有人見到覺得很漂亮，問可否用來做成屋子，但也有人覺得它們很奇怪，問是否需要幫手『刷返白佢』。」如今貨櫃回到香港，我們也不禁要問，未來可以再做些甚麼？藝術又應該如何、以甚麼方式連結生活？

「藝術貨櫃計劃是社區藝術的起點，以往藝術活動都受資助限制，往往要符合申請要求才能做，這個計劃反倒因為自發性發起的關係，有更多可能性。」鄧凝姿續說，藝術家透過藝術貨櫃計劃回應社會問題，「2008年的時候，這是一個概念很新的創作，因為很少社會組織願意處理藝術問題，往往將之精英化，我們則嘗試將藝術拉返入群眾裡頭。」確實，政府從2010年開始推廣公共藝術，舉辦「藝綻公園」、「藝聚政府大樓」等項目，西九文化區也是從2012年才開始舉辦「西九大戲棚」、「自由野」等活動。「藝術不只屬於藝術家，藝術應該聯繫社會各個層面，以前大家總覺得藝術家不食人間煙火，但我們在做這個計劃時面對很多現實問題，要與很多人磨合。」

當計劃來到最後階段，除了展覽、講座，一眾藝術家最希望這些貨櫃能夠被永久保存。「其實一年前，起動九龍東計劃方面曾向MIA表示想搞貨櫃展覽，但由於放置貨櫃需要很大的空間，放置的時間又只有半年，考慮到成本，只能放棄。」言語間，鄧凝姿不無遺憾。

「即使只能放五個貨櫃也好，我們可以把它打造成有功能的藝術空間，利用貨櫃的空間做博物館、畫廊、工作室，收藏本地藝術家的作品，就像一個在地故事館，這是我們的夢想。」其實在未有M+前，這個率先在西九搞起的貨櫃計劃，或許不夠嘍屎、鴨仔勁，卻已經是一個「Pre-museum」，讓公眾一窺不涉商業元素、完全自發、純粹的藝術景觀。

「總有一天我們會做出來。」鄧凝姿堅定地說。

李高陽爵士音樂會 香港站 完美收官

演出開場前，我問李高陽，一會兒的曲目是怎麼設置的，他揮揮手說，不清楚，爵士樂演奏不到演出那一刻，都不知道作品成形的樣子。對他來說，這晚的演出與其說是設置嚴密、綵排精準的一場音樂會，不如說是與好朋友們一起jam音樂的刺激旅程。這位薩克斯風演奏者，一頭長髮編成小辮，年紀輕輕地往台上一站，卻一點年輕人的稚氣都沒有，吹起胸前的薩克斯風，就像條靈活的游魚，老練得不得了。李高陽是「華語金曲獎」首位「傑出華人演奏家獎」的獲得者，4歲就開始接受小提琴訓練，後來不可抑止地愛上了音樂，14歲就以次中音薩克斯風登台演奏，之後如小旋風般征服不同國度的爵士音樂節，逐漸被認為是爵士樂新起的中堅力量。

這次，他請來美國殿堂級爵士薩克斯風大師Jerry Bergonzi，與另外三位來自北歐的爵士樂名家Carl Winther、Aman Johnny、Anders Mogensen一起，為觀眾獻上《李高陽與Jerry Bergonzi：爵士五重奏》音樂會，該音樂會之前已經造訪過北京、福州、廈門與廣州，香港則是最後一站。演出開始，九展的music zone成為一個迷離空間，演奏的作品既有硬波普、後波普的爵士經典曲目，也有五重奏成員自己的創作，更有根據中國民歌和佛教音樂改編而成的「新型爵士」，觀眾隨着流麗的樂句搖擺身體，一個多小時的演出最終贏來熱烈的掌聲。

音樂會的點子來源於之前五人在哥本哈根錄製的以後波普風格為主的爵士樂專輯《East meets West》，說起中國文化怎麼和爵士樂的靈魂相糅合，李高陽笑起來，說自己從來沒有刻意想過這個問題，專輯與其說是「東方遇上西方」，不如說是「東方人遇上西方人」，就是五個愛音樂的朋友一拍即合，碰出了火花，哪有甚麼刻意的東西元素碰撞的考慮。

「以前也有人找過我，結果一奏起來，人家說：得了，你找他來沒用，他裡面就是個黑人。」他哈哈大笑，從小時候自學薩克斯風起，他就說不清楚自己是怎麼喜歡上爵士樂的，好像一切都在血液中，自然而然，水到渠成。這次的巡演，除了音樂會，他也辦大師班，希望給喜歡爵士樂的年輕人一點經驗，「爵士樂看起來很隨意，其實要很扎實細緻，你去學學就知道了，能把你煩死。」他笑說自己是自學成才，玩音樂憑的是感覺，平時也不喜歡練習，但只要一奏起來，甚麼功夫都在。爵士樂，就是如此？ 文：尉璋



■中國青年爵士音樂家李高陽（左二）與美國爵士樂大師Jerry（右二）在香港舉行的巡迴音樂會上共同演奏。 新華社記者李鵬 攝

傳統民族樂香港和鳴

「走多遠也要回來，你是我的最愛；走多遠也要回來，你是我永遠的依賴；你和我流淌一條血脈，我和你骨肉不能分開；你是我的家園，親情不可更改。」日前海南女中音歌唱家岳世一娃以一曲《祖國，我的最愛》為其香港獨唱音樂會《岳世一娃女中音獨唱音樂會》拉开序幕。她用圓潤、沉實的嗓音唱出了遠離家鄉時溫柔的感傷，表達了對祖國濃濃的深情，一開場便贏得滿堂喝彩。身為黑龍江人的岳世一娃少年時離開家鄉，遠赴天津追逐理想學習聲樂，因成名於海南所以此後長期在海南文化藝術學校任教。由於擁有以上經歷，再加上經常在世界各地表演，因此岳世一娃將此曲的體會融入骨髓，再用宏亮、深厚、飽滿的聲音表達出來。

當日，除本地音樂愛好者前來欣賞岳世一娃撫慰心靈的精彩演出外，還有不少香港海南商會與海南同鄉會的成員特地前來聆聽來自家鄉的好聲音。一曲《海南敬酒歌》唱畢，荃灣大會堂演奏廳在一瞬間的凝滯後，爆發如雷般的掌聲。據音樂會總監郁虹介紹，是次音樂會的所有伴奏均由香港民族藝術團指揮嚴健民負責改編，為使音樂會盡善盡美及配合岳世一娃低沉、渾厚而委婉的嗓音，嚴健民的工作量非常大，以至瘦了不少。但嚴健民與他帶領的香港民族藝術團成員們因為岳世一娃的一句話付出得心甘情願，一娃說：「我真心想感謝香港民族藝術團，感謝他們對我音色的愛惜和唱功的信任，是他們的努力與配合使更多的香港觀眾認識我、認識海南！」



■女中音在國內外均十分稀有，但好聽的女中音會讓人慢慢上癮，岳世一娃就具有這種令人沉醉的嗓音。 圖：主辦方提供

西九公園徵集意見

西九最近就如何營運及管理將來西九文化區公園展開公眾意見調查，公眾可藉此表達意見和想法。西九公園是西九文化區內23公頃公眾休憩用地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它將在市中心提供一個主要的綠化戶外空間，以及各式各樣的藝術、文化和消閒設施，供大眾使用。

管理局諮詢會主席梁智仁教授表示：「西九公園的營運和管理模式將會影響訪客的體驗，故此今次公眾意見調查將聚焦有關議題，我們希望能夠塑造一個人人共享的公園。」他續說：「西九公園預計於2015年年底起分階段落成，調查結果將有助草擬公園附例。是次調查有賴公眾支持，期待大家踴躍發表意見。」

市民即日起至6月29日，可登入管理局網站（www.westkowloon.hk/parksurvey）填寫網上問卷，所有收集到的意見將交予顧問（文化及發展顧問有限公司）整理和分析。

走東走西

文：余綺平

戰爭：有甚麼好處？

中國與日本及幾個東南亞國家，圍繞東海和南海的爭端日益緊張之際，美國一著名學者最近出書，強調戰爭可以帶來種種好處。他甚至認為，美國須繼續「威嚇」那些「滋事者」，必要時不妨出兵，以謀取更大的利益。

史丹福大學歷史教授莫里斯（Ian Morris）新書《戰爭：有甚麼好處？》（War: What is it Good For），內容鼓吹武力，惹來千夫所指。英國傳媒批評該書巧言令色，資料不可靠，令人厭惡。

今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百年紀念。戰爭，導致妻離子散、血流成河、屍骸遍野，愛好和平者正以史為鑑，避免重蹈覆轍，但莫里斯反其道而行，認為戰爭利多弊少。

莫里斯認為，人類天生自私殘暴，沒能力和平地解決紛爭，須訴諸武力，才發展到今天的文明與和諧社會。他說，戰爭可以令人更加安全和富強，「我們應該感謝戰爭」。

為了證實他的理論正確，莫里斯引用軍事史、考古學、人類學、生物進化等資料，以證明在人類發展的每一階段中，戰爭所造成的正面影響。

他說，從出土的石器時代人類骨骼所見，已是傷痕纍纍。據研究部落社會統計資料顯示，一千年前，有五分之一人死於暴力。如何解決這些無休止的敵對局面？莫里斯認為，顯然是戰爭。部落社會鼓勵男性參戰、合作組織軍隊、對抗

鄰里和掠奪農地。部落社會通過戰爭日漸強大，合併成為國家，訂定政策、法規和稅制，為國民提供安全的生活和經商環境。莫里斯認為，戰爭製造國家，國家製造和平，「所以，戰爭只是付出短期的恐怖代價，以取回更多的貢獻。」他說。

莫里斯貫穿歷史，由中國漢朝、古羅馬帝國、印度孔雀王朝、中美洲、美索不達米亞、尼羅河三角洲等地說起，由當初的築城設防，發展至建立強國，「死於暴力的人數，由石器時代的五分之一人，下跌至如今的百分之三至四。」莫里斯說。

他還認為，英、美兩國現在扮演着「世界警察」的角色，他們所涉及的戰爭暴行雖令人髮指，但他們亦因而帶來更多的和平與繁榮。「美國在必要時不妨動武，繼續威嚇那些『滋事者』，以取得更大的好處。」他說。

莫里斯預測，未來五十年，人類逐漸不需要利用戰爭去解決問題。因為人與電腦將會為一體，將思想上載至互聯網裡。「到時，我們生長在地球村裡，同屬地球的一部分，無須再訴諸武力。」

美國如今涉足中國的東海和南海爭端，集結盟友以對抗中國，莫里斯的言論，令人提高警覺。英國傳媒猛烈批評莫里斯的戰爭論。《電訊



■北阿拉伯海灣軍事演習。

報》評論文章首先不相信五十年後人類因為思想電腦化就不會打仗，同時，戰爭也並非是惟一途徑去產生強大政府。

該報認為，國與國之間可以通過外交談判和協商去解決爭議。歐洲聯盟所擔任的協調角色，正是最佳例子。

英國《金融時報》今年初的一篇文章《和平：二十一世紀的主旋律》指出，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人類接受更多的教育、生活更富有、與世界聯繫更緊密，更可能生活在民主國家。這些因素，有助減少暴力和趨向和平。

文章承認互聯網世界裡，戰爭可以避免。「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如果軍人有手機拍下戰場慘況，並將之放上Twitter，這場戰爭肯定打不成。」

文章說，戰爭可以為國家帶來輝煌，但民生問題更重要。例如，法國的拿破崙雖比現任總統奧朗德更偉大，可是，生活在奧朗德主政的法國更幸福。